

王璜生：

溯源记忆深处，
致意珠江与广州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张 震
图/受访者提供

1月22日，《出发与回归：致意珠江与广州——王璜生珠江溯源记巡回展》在广州图书馆拉开帷幕。

这是一场关于时空的对话，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以大量生动的写生、摄影、速写、写作文本作品，回顾珠江沿岸的民俗风物及上世纪80年代青年艺术家的精神风貌。



《西江船影》纸基银盐 王璜生1984年拍摄 2020年冲印

与上世纪的自我隔空对望

近年来，王璜生发起了一系列展览和创作，回望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冒险”经历，从桂林、昆明、贵阳，最后一站回到广州。

巡展缘起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时，王璜生找出了自己在抽屉角落里36年的珠江溯源日记本翻读，这段本被遗忘的经历才被重新挖掘出来。

他将当时九万多字的日记，数十卷未冲洗的黑白胶卷以及大量写生画稿一起整理成书，出版了《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并由此书脱胎出“珠江溯源”巡回展览。

1984年，艺术家王璜生与挚友李毅结伴骑行，行程三千多公里，辗转桂滇黔四省，去追溯珠江的源。在这段翻高山、过谷底、走荒坡、宿野店的旅途中，王璜生及其同伴以理想主义的激情，热烈回应了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背景

下，一代青年人对自我、对生活、对生命的追寻。

这次展览展出了艺术家1984年珠江溯源的部分写生、摄影、速写、写作文本等，以及重新创作的《珠江源植物图志》《远方与河》《骑走》《源头·活水》《远方与路》等新近作品。艺术家用一次巡回展览，与1984年时的自己隔空相望。

上世纪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在新潮艺术上似乎还未拔得头筹，那时的“小城文青”王璜生还在汕头“折腾”他的青年美协，又以“游学”的方式拓展视野、广结友朋，也积极寻求艺术上的变化。

策展人胡斌认为，“骑行”这一既根植于区域又带有强烈个体性的历险行动，在年轻的王璜生那里烙下了深刻印迹，为他后来掀起一个个由地方到全国的艺术行动埋下了伏笔。

珠江文化精神延绵不绝

巡展最后一站设在广东广州，除了是对珠江文明的一种呼应与回归，也象征着艺术家对故乡的深厚情谊。这里不仅是珠江流入大海的终点，也是王璜生开启艺术工作的第二故乡。

广州这座南方城市铭刻着王璜生的成长血脉，亦见证了他多年来在人生态度中对理想事业所抱有的初心与热望，对他而言至关重要。

在广州站的展览作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源头·活水》，这是艺术家新创作的综合材料装置作品。王璜生的诠释是，唤起我们对涓涓细流到汹涌澎湃的珠江水能量的遐想。

“珠江”既是一种地理上的流域概念，也是在文化层面关于时代与空间的描述。策展人孙晓枫认为：“‘珠江’在近代已经

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充满实验精神与创造力的名称，从源头到流域的文化，共同塑造了珠江的历史、思想和性格，并为珠江注入了文化特质与活力。王璜生珠江溯源的个人意义，则体现在对一种兼容、饱满、开拓的人格塑造。”

重走当年路，体会到的“变与不变”让王璜生印象深刻。

当年他们在广西燕来的山村见村民们极富仪式感的习俗“立房子”，前年回到那里，这个村子已经进行了迁移，变成天生桥水电站的一部分；贵州的一座小城里，当年他在一家小书店居然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而在三十年后，这家小书店虽然已经几易其手，但依然存在，“这或许是珠江文化精神延绵不绝的一点体现吧。”



《源头·活水》展出现场

羊城晚报：这一段溯源经历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王璜生：三十多年过去了，一路走过来，正是过去的点点滴滴汇成了现在的我。这段骑行影响到了我后来对待社会、对待个人、对待工作的方式，无论是我在广东美术馆，还是其他美术馆，都希望自己有一份坚守甚至独立，这跟当年那种不辞万难、努力达到目标的劲头是相关的。

感受珠江的乐观、愉快、阳光、有力量

羊城晚报：那您如何评价50后60后艺术家的特点？

王璜生：与新生代相比，50后、60后艺术家经过了一个封闭、压抑的历史阶段，个人经历让他们有强烈的意愿去了解外部世界、冲破一些限制。当然这也是必须的。这份冲动和愿景塑造了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批判和审视态度，令他们的作品更具有力度。

由此，这一代的艺术风格构成了重要的历史现象。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特质成为了他们内在的、本质性的特点，同时也可能延续这种态度去对待新时代的艺术。这个过程相对复杂，也构成了艺术当下的一种丰富性。

羊城晚报：珠江流域有什么样的文化特征？

王璜生：在我们看来，珠江

充满野性和活力，无论江水和植被都有着“生猛”的生命力，有着乐观的精神和向上的力量。这恰恰是珠江流域的文化特征所在，是关于珠江文化为“开风气之先”的最好说明。

珠江固然和长江、黄河大不同，而珠江流域这么广大，如果要谈它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要从地理、生态来讲。

我感触最深的是，珠江的水流量仅次于长江，中国排第二。而且它的水流落差很大，给各个地区都带来了丰厚的资源、能量。整个珠江流域水源充沛，气候宜人，从源头到出海口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这也孕育了广东乃至珠江流域的这种生态以及人文特征：乐观、愉快、阳光、有力量。

这次展览组织邀请了一些青年学者和艺术家参加讨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来自西南地区，对珠江上游进行带有行动力的表述，我也会用类似的动作或者观念、材料等接着表达。

父子体验竹升面

□明前茶

“老师，做竹升面的体验活动，能不能让孩儿妈妈去？不会做饭啊。”

“老师，能让我们父子俩和平相处的事情，只有合作打游戏。娃他妈不在家，姑姑跟着去，行不行？”

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请求，都被张老师一一驳回了。她的理由是，每次亲子活动，班上来的家长中90%是妈妈。母亲唠叨过多，令男孩子逆反，所以她才有意设计了这次父子活动。张老师努力说服这些家长：“做竹升面的过程，比你们专门去游乐场玩旋转杯还要有趣，比你们在舞台上学跳骑马舞还要欢脱。我跟你们保证，皮猴子们到时候可能挂在竹竿上都不想下来。”

一番劝说下，那天有十位父亲带着儿子来到了云吞面馆。

两个大澡盆里，面粉堆被师傅塑造成月亮上环型火山的形状——周围高，中间低。孩子们领到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在每个澡盆里

打入80个鸭蛋。店里的梁师傅开始给孩子示范——右手拿蛋，磕击中段，邂逅把色彩浓郁得像太阳一般的蛋黄和黏稠的蛋清准确地落在面粉堆的中央。80个鸭蛋打完后，所有戴着口罩和白帽子的小男孩发出一阵欢呼，开始将面粉从洗澡盆的边缘推向中间那个“鸭蛋池塘”，并尽可能地反复混合面粉和鸭蛋。接着，师傅将这些松散的小面团放入压面机，粗压成厚厚的长方形面坯，放到巨大的杉木桌上。压面用的竹竿都是两年生的新鲜茅竹，又粗又长，竹竿的一头紧紧套在桌子上的铁丝环套中。在接近环套十公分处，垫上一个擀面杖大小的牛筋棍，让竹竿有了一个支点。师傅将面坯放进竹竿下方。好了，孩子和他们的父亲的游戏要开始了。

老爸们依照师傅的嘱托，骑坐在竹竿的另一头，上下颠动着踢蹬脚下的长凳，开始从左向右地碾压面团。他们的孩子组成了加油团，各种调侃、打趣、欢呼。师傅示范的时候看起来很轻松，骑坐在竹竿

的一头上下打压时就像草原上的骑手驾驭着骏马奔驰，要它快就快，要它停就停，节奏悠然，那面团就像跨下之马背部肌肉般起伏。可竹竿一到老爸的胯下，却变成了尥蹶子的野马，要它走，它不肯流畅地走，要它停，它也不能稳健地停。节奏一乱，驾马人就无法借力弹跳，常常一脚踩空，狼狈地挂在竹竿上直喘气。

“爸，你真不行。你压面的时候，身体不要前后移动，每一下蹬腿，都要走在以竹竿头为圆心的弧面上，这样你就不会蹬空了。”“你瞧，竹竿上师傅坐过的地方，颜色都不一样，那一定是新鲜竹竿里的竹汁被千万次挤压出来染色的吧。师傅要像你一样前后移动，就不会每次都打在同一个点上了。”

“老爸，师傅说了，每一下竹竿碾压过的地方，间距不能超过1cm，这样才能把面团中的空气完全挤出来。你火急火燎，竹竿移动太快，你碾过的面团就厚薄不一，

横截面上都是波浪形印痕，这肯定不行。”竹竿上的老爸，不甘示弱地回嘴：“看人挑担不吃力。待会儿你上来试试，就知道其中的难处了。”

眼看着面团逐渐从枕头那么厚变成了毛巾被那么厚，老爸开始把儿子抱上竹竿，让皮猴子们也体验一下压面如驾马的乐趣。这些父亲好像是头一次留意到自家孩子长高了，他们的小腿已经脱离了儿童的肥短，有了少年劲拔修长的模样。孩子们压面，居然不用换更高的踏凳，也够得着了。

孩子学东西又快又灵巧，他们很快就掌握了压面的节奏与幅度，每一下，都能准确地在踏凳中央踩上一脚。似乎这并不像是一场劳作，更像是在玩跷跷板，或者是在旋转木马上不知疲倦地上下起伏。老爸们也不得不服。

40分钟后，淡黄色的面团渐渐变成一条摊开的毛巾一般。再醒面一个小时，就可以进压面机揉压切丝了。切好的银丝面线韧性

十足，师傅拿在手上一捋一绕，用力一扯，一个个二两五钱的面团就像美丽的发髻一样，整齐地排在团圆中了。

忙了一上午，师傅留孩子和他们的老爸一起吃面。大锅水烧至沸滚，用大笊篱装着面团往里放，再用长竹筷把面团打散，煮沸一分半钟，马上捞上来过冷河，让面的筋骨再次收紧，再放进那大滚的水里稍微焯一下即可装碗。面放入碗中时也有讲究，要先在碗里加一大勺高汤，然后放一只汤匙垫底，在汤匙上面放四只云吞及河虾等配料，最后再加煮好的面，这样才能使面微微浮漾在热汤之上。

吃面的气氛让活动再次达到高潮。孩子们不停地将面团绕在筷子上，迎着阳光观赏刚刚咬断的面。面条在筷头上热烈弹跳着，释放出半透明的暖黄光芒。那是小麦、鸡蛋与天地精华流转的光芒，也是亲情、天伦之乐与相处之间耐心凝聚的光芒，它是如此纯粹又质朴，又如此令人难忘。

我不由想起，自己最早认识凤眼果，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凤眼果又叫苹婆树，据说是从西域传入。每逢初夏，树上会开满浅粉色小花，形同精心雕刻的镂空小灯笼，精致剔透；到七八月，果实成熟，果壳裂开，露出黑色果仁，像人的丹凤眼，故叫凤眼果。这凤眼果可作药材，也可做食材。广东习俗中，它是“七姐诞”的祭品。七月初七那夜，女人会用清澈的泉水或井水洗头、洗澡，晚上还要拜月光，便会用到这凤眼果。

某年“七姐诞”，我到邻近一位姐姐家里凑热闹。见她桌上已摆好糖果、针线、彩色纸等供品，还有一种黑色果实时。六七个姐姐围坐一起，正值青春年华的她们打扮得很是漂亮，身上还散发出淡淡的雪花膏香味。拜月仪式开始，她们均双手合十，虔诚祈福，应该是祈求织女赐予她们灵巧的双手和美满的姻缘吧。拜月完毕，大家开始边吃边聊。我好奇地拿

起一颗黑色果子咬下去，感觉味似栗子，但肉爽汁多。问旁人，才知道是苹婆果。

我小学毕业后，便再没见村人做过“七姐诞”了。倒是在电视里看到，凤眼果在广东常常用来烹饪，如一道“凤眼果炖鸡”已被列入“岭南名菜”，还上过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之类的节目。但凤眼果的种植越来越少，凤眼果产量也很少，加上“七姐诞”这习俗日渐式微，我已多年未见凤眼树踪影。

前几年夏末，我在某公园惊喜地又看到它一果实成熟了，果壳里聚结着几个分果，表皮嫣红，像花瓣般艳丽，果壳裂开，露出黑色的种子。不远处便是健身广场，有人在健身、游玩、唱歌、跳舞。凤眼树挺立一角，不声不响地似在静看人间喜乐。只可惜，后来有一天再去，却不见了那棵凤眼树，不知被迁去了何处。

此时看着眼前这棵凤眼树，我心有所动。从种树到护树，从摘果到分果，虽是小事，却折射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传统美德。人间的美好，树上的凤眼一定都看得见，或许它也还记得从前人们做“七姐诞”时的风光？

扫码聆听上期《煎堆碌碌》粤语播音

《乡音》征文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大美中国

飘雪九寨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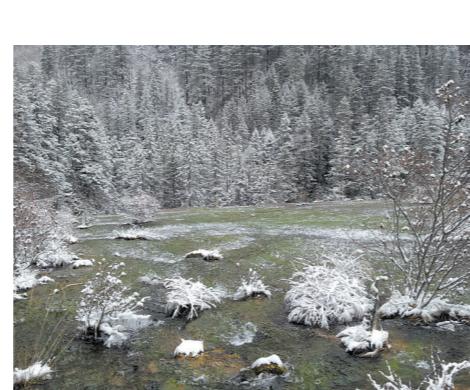
文/图 陆伟超

九寨沟之美果然名不虚传。大大小小的海子，或清澈见底，或倒影成镜，或色彩斑斓；错落有致的瀑布，动感与海子的静态相结合，镶嵌在群山之中；还有五花海的五彩斑斓、镜海的风平浪静、树正群海的水花层叠、箭竹海的倒影如镜、火花海的清澈见底、芦苇海的飒飒风声……各有各的美态，绘出一处处童话仙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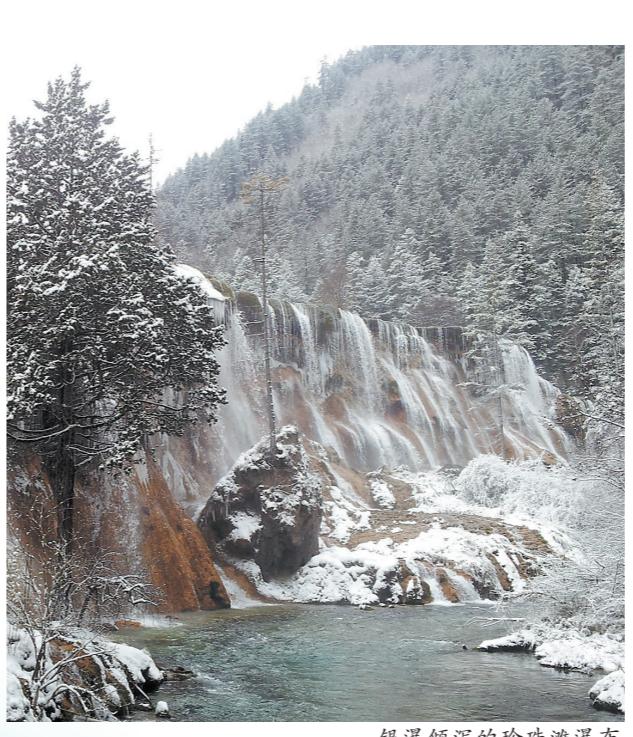
意想不到的，我竟在九寨沟看到人生中第一场飘雪。前一天还没有下雪的海拔相对较低的树正沟和九寨沟口，一天后便变成白色世界，真是一场雪一个意境。我两天内二进九寨，使得两天不同的风采。雪后的九寨沟尤为寂静，也

更显诗情画意。山峦森林一改绚丽的妆容，变得银装素裹，山峦倒影在并未结冰的海子湖面上更加清晰。从珍珠滩而来的流水到悬崖处奔流直下，溅起朵朵水花，涌起层层水雾，发出隆隆水声。雪后这里却变成银瀑倾泻，四溅的水珠更如珍珠般洁白无瑕，或散落在水面上消失不见，或飞扑至岩壁上变成倒挂的冰凌。在瀑布旁聆听磅礴水声，眼前已是一幅名副其实的冬日山水画卷。

何其美哉！随手拍，无需修饰已是美轮美奂之景致。静赏，令人心如止水、宁静开朗；动观，又觉振奋心灵、壮观激昂。九寨归来虽已七载，此景依然记忆犹新。



《大美中国》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紧扣“大美中国”主题，内容不限，可人可景可物。投稿请发至邮箱：ywdmzg@163.com，并请以“大美中国”为邮件标题，同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银瀑倾泻的珍珠滩瀑布